

左  
海  
文  
集

左海文集卷八

福州陳壽祺恭甫

西湖講舍校經圖記

嘉慶辛酉季秋余請假歸明年吾師阮撫部自越括  
之講學敷文書院不果往又明年春乃至書院在杭  
州鳳山門外萬松嶺顛患嵐氣之濕蒸中人也師為  
假館于孤山之椒西湖之濬所謂詒經精舍者於月  
課精舍生宜西百餘步為文瀾閣得借讀所未見  
書其夏師選校官及高才生十有六人採唐以前說  
經文字親授義例纂為經郭數百卷屬藁具壽祺與

編校焉。輒稽合同異以俟吾師之審定。日寢饋六藝中。弗暇遊。亦弗暇吟咏也。時座主文侍郎師為學使者。壽祺亦恒以閒請業。綿力薄材。聞見黠淺。幸乃親經師人師。陶冶染學。復因與邦之賢俊往來論辯。非古不述。蓋所以長神智者多矣。不遊越。余何以得此哉。吾聞造物清淋之氣。其精散於萬物。其大者在地。為山川。在人為文學。山川庸眾所共也。文學士君子所獨也。然庸眾者日遇山川。既無以發其奇。而士君子者之遇山川。徃徃第評風月。摘花卉而已。抑猶未足以盡文學之事也。雖然有其地。患無其人。其地其

人在是矣而又不得其時則山川與文學二者卒莫  
能以相湊而况異鄉羈旅之賓胥疏江湖之上人事  
不常有物曳去然則經歲之萃處惡可謂非天之所  
以私我者乎於冬將還 朝也作西湖講舍校經圖  
示毋忘師友之益有好我者詩以寵之

留香室記

留香室者浦城祝東巖郡守藏書之所也嘉慶庚午  
辛未閒東巖與同里祖侍郎枝刻邑中遺書延長樂  
梁莖隣儀曹佐其事已版行者宋楊文公武夷新集  
以下十餘種皆其鄉先正也他書續得以次剞劂藏  
板於是室而介儀曹屬余記之余未嘗稔東巖然視  
侍郎儀曹所與信東巖之有志乎述古也吾鄉藏書  
之家宋莆田鄭樵林靈外方畧作萬卷樓方漸作富  
文閣方千寶作三餘齋並見莆陽比事明福州徐興  
公有汗竹齋藏書目近晉江黃俞部有千頃堂書目

而林麻原中書李麻山巡撫何述善上舍鄭昌英茂才其家所儲度皆閎富雖百年之間聚散不可期然而文人學侶偶從市廛收獲其善本一二猶相誇示引重况其夥乎頃余友李秋潭何栳海兩家所藏各不下十萬卷斯亦足以自雄矣顧余獨不解者建安麻沙之剌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鄉鋟板以達四方蓋十之五六今海內言校經者以宋槧為據言宋槧者以建本為最閩本次之建本者岳珂經傳沿革例所稱附釋音注疏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十經世謂之十行本是也

閩本者嘉靖時閩中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所核  
槩是也又有廖瑩中世綵堂本爾雅惠棟校宋建安  
本禮記正義藏曲阜孔家尤人間希遘之寶而詢之  
鄉鄙罕有能舉其名者諸家收藏亦尠宋軾甲部若  
是無論他籍其故何也豈非有善勅無善繼聽其遷  
轉磨滅而不復惜與抑物之廢興顯晦亦存乎時與  
數而不可挽與夫泉將闕必醜而淪之火將燿必吹  
而揚之越人以孔翠珥門戶昆山之下以玉抵鵲齊  
紈吳綺荆揚之秬稻不胫而走天下積之富而流之  
廣也羊子之戈大林之鐘乙彝辛酉之器嶧山瑯邪

之碑甘泉未央之瓦五銖半兩之貨踰數千載猶尚有存作者衆而求者勤也東巖之於鄉先正其用心深且篤庸詎近名而為之哉蓋亦欲積富而流廣作衆而求勤以久久其傳云爾昔人謂收拾遺書功比掩骼薶胔余以為脩墜扶衰殆與存孤建祀同義往候官優生鄭天錡嘗議募疏刻書欲同志人人節衣食浮費以資成之願其志雖大卒限於其力之所不及如東巖所為不可謂小善而况侍郎張之儀曹翼之推是以旁求古人豈徒私其一鄉一邑而已請以是宰為昆侖積石之基可也



終吾軒記

郭慎菴先生作吏逾三十年治行循懿晚歸田里笠  
繖蕭然乃於于山之麓葺數椽取昌黎盤谷歌語眉  
其軒曰終吾吁先生之志何約而達也夫君子難進  
而易退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古人以為大惑吾鄉之  
仕於中外者徃徃能不貪不辱不待懸車之年而去  
非獨其地負山帶川鈴裹於重灘複岡之奧其氣畜  
而固故其人戀故土抑亦鄉先生之遺教所以濡染  
之者深也先生于余外祖蓋菴訓導為族兄弟先生  
之弟書屏明府又與余先大父先考同硯席先生既

歸日偕里鄙諸老輩為酒之遊先大父齒最長  
為祭酒相過從甚歡今先生年八十有五聰明矍  
鑠僅如五六十歲人余以子弟謁問數辱降德以  
教之觀其色粹然聽其言藹然蓋自余先大父墓  
草已宿其同游林文敬廬復歸道山耆舊稍稍凋謝  
矣而先生卓然獨為漢申轅傷日月之不淹歎典型  
之未喪其使人益重黃髮之思也比聞先生以其廬  
之半為家廟而偃息斯軒朝夕掃除先人之左右其  
樂不侔於戲以是言終信乎其有終哉

記劉貞節事

貞節劉氏字芝娘閩縣人許字同邑郭景揚景揚故家子曾祖起元雍正初特舉賢良官江南徐州同知祖蔚優貢生旌表孝子郭氏中落景揚未娶丁外憂以毀卒女家祕之謀更媒女頗聞之語其女弟曰是毋我給也吾若此命也有死無二而已於是毀妝自閉一室中足不踰闔越三年姑歿而祖姑猶存乃持婦服入郭氏奉祖姑自閉一室如女家初景揚與婢生子世昌棄之及是祖姑贖之歸使劉氏撫之晝夜搽女紅以給今年六十餘世昌以藝傭能事其母然

貧且重聽故踰壯未議婚吾母太宜人世昌族祖姑也謂壽祺曰劉氏貞苦數十年矣老而莫為代井臼侍疴癢者何以勸節義安孤煢且如後嗣何兒其圖之壽祺謹諾為告於鄉士君子飲之金世昌乃娶婦

安溪李氏脩復祖祠澗道記

安溪縣北有山巍然高大橫亘十餘里曰閩山陟其巔可眺海望見郡城東西二浮圖俯瞰衆峯在股趾下其麓有泉淙淙然流里許而成澗數十里而南至湖市其一逕官堰至湖市之北過慈山刹合前澗折而東南抵五珀清溪宮之麓入于藍溪藍溪之水于茲縣最巨而李氏祖祠在湖市兩澗間澗水遶出其前後祠負癸揖丁後澗之流屢折皆巽形家以是卜文明之驗故李氏自明以來世以文學勲名顯蓋古者賴有灌淮有王世族之盛與山川相繫非偶然也乾

隆中淫雨水漲隄圯澗徑達溪違其方戊子相國文  
貞公曾孫郁齋侍郎以憂歸里倡脩祖祠且議復澗  
道尋赴 闕不果嘉慶初侍郎之子鄉進士維霈乃  
與族人成之越三載復遭水決阨陷彌甚維霈之弟  
拔貢生維迪愀然憾之積年鳩資謀再築鑿前匠之  
僨事也結茅澗側躬督之數月以辛未秋始壬申夏  
竣澗隄用固官堰并葺後澗之水于是循其舊而不  
涸是役也雖李氏一家之事然而衛宗祏之基宇肩  
父兄之志事厲族鄰之義尚綿子姓之嘉祥是可為  
教孝弟慈者則也不可不貞之石以垂示來裔貢生

之族志正余同歲生也適余遊泉因屬為之記

福州

文昌祠碑記

今上六年始

命京師立

文昌廟於地安門外因明成化故址既落成

天子親臨謁

詔下禮部太常寺議祀禮如制天下所在奉祠咸謹  
福州城東北隅故有

文昌祠隘且庫不稱先是郡治東街有左翼副都統  
廢廨比毀為內教場每肆武矢礮轟闐震損地防民



病之既數載鄉人士請於大府以其地改建

文昌祠而衆任其役與財大府許之經始嘉慶十七年季冬踰一年竣殿廡門塾咸飾左有樓祀魁星取斗魁戴匡之義糜金錢七百萬有奇工節以庀事肅以成是歲仲春吉日昧爽文武屬至祇飭牲醪登降薦獻之儀既畢進瞻楹桷退察庭墉有雲有翼國人圍觀皆大悅伏維

文昌宣德理文進官賞善科名之士歸焉招威輔主佐理滅咎刑法之權統焉天宗祈年登穀制祿財用之源繫焉故樂汁圖徵以為天之五官會府春秋緯

以為四海之府守土之官宜天下之事之者衆也古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動必於天求端日星為紀緯陰陽管擯用幣以祈福祥雪霜風雨毋有不時六沴共禦五韙來備我民人毋敢不敬事上下王祀百穀用成畛民用章家用予康東越星紀之墟俊逸如林北屋為儒山盤海帶風尚淳悖天將昌是邦扶與清淑之氣其文章功業庶民百物之所興繁乎各得其所大哉

神所陰相功與月令五帝五官抗庸刊貞珉垂千萬春

閩清陳氏二先生祠堂記

閩清二陳先生之祭於鄉久矣案淳熙三山志紹聖二年祝聖為宰侍郎晉之初擢制科第一歸邑人新其學作堂以祀其兄博士用之鄭居中記之政和中華書黃裳復以博士解經功圖像郡學先賢堂明始合祠二先生于邑之龍江書院而城南盤谷山之麓故有博士家祠明季書院毀移祀二先生于此

清初仍之雍正十三年有司請帑葺治春秋肅事置其齋為奉祠生蓋六百八十有餘歲於今矣番禹居君莅政之始式觀人文以舊宇湫隘揆度數年乃以

嘉慶癸酉與邑士君子建合祠于其學明倫堂之後  
而二先生之所以食其報者益遠而光二先生負  
山海之靈竒探六藝之奧蹟一門文學蔚照東南  
游荆舒之門而不損其介入高密之室而不乖其和  
博士所撰儀禮注考工記解詩書解論語解侍郎所  
撰禮記解義北郊祀典卷帙浩博惜多亡佚獨存禮  
樂二書昔先王節心導性別宜論倫體陰陽之撰類  
萬物之情即器以寓其法曰文以求其義學校所以  
教廟朝所以莊驕佚竒衰所以禁澆競忿戾所以消  
布在方策人存政舉叔季以還典籍淪散有志乎古

者未嘗不欲蒐廢舉墜沿流討源以存三代之髣髴  
二先生尋絕學於將熄括經緯於萬端貫串乎形名  
度數之條發揮乎道德仁義之蘊遠紹賈誼曹褒河  
間陽成之緒近釐崇義陸佃阮逸房庶之岐帝王之  
道粲爛成式儒者之業辨章舊聞斯誠典則之苑圃  
詁訓之圭臬功波天下馨聞百世豈不偉哉海濱綴  
學之士景二先生之流風餘韻將莫不鉤微言掣經  
術奮乎千載之下以丹青  
聖作扶樹教化是亦二先生之志也夫

泉州清源書院先賢祀位記

古者學校祀先賢教天下以興德右道也書院與學校相輔禮亦宜之泉州有清源書院始乾隆中太守陳侯之銓買施氏別業為之其後累更賢長吏增餐錢拓黌舍厚勸士士因各奉賢長吏位於後堂以報厥功然乃孑然置徽國朱子栗主於東偏之樓而茲郡數百年以來傳道之先賢舉弗及焉徽國天下之先師也泉之先賢長吏所賓也諸長吏雖賢主道也褻於師曠於賓非所以尊德重儒風示多士之義也即亦非諸賢長吏所以興書院之本旨也諸生告余

曰書院建不五十年傾圮且半數數為路室候館和  
門庠廡蓋將四十年於今其講肄之無所鼓篋之莫  
陳徽國有知其愀然靡安抑揆所由毋亦邇者瞽宗  
之典太簡瓠菟之儀不修無以昭嚴翼故先生盍圖  
之余曰諾自余忝茲席且四載校藝外與諸生言修  
身厲學不敢倦顧黡淺無以裨諸生諸生其多師於  
古益親以篤習於禮益辨於是謀於鄉士君子請奉  
徽國於東舍設像焉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  
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  
氏慕蓼王氏素菴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

位左右眉曰先覺祠又謹遷諸長吏位於後堂左室而就故所設文昌位文昌主理文緒賞功善學者多祀之蓋神道設教之義且重規制自今書院其勿為路室候館和門庠殿乎師其勿褻賓其勿曠乎議既成余為請於郡將滿洲富公公曰善輒給貲俾作之如議諏日安神染醴馨潔今而後諸生約以月朔望集具衣冠謁拜祭菜以時執事維恪課試有常揖讓進退莫不凜神明鑒觀齋肅加敬高山仰止思與古賢達為徒則惰慢粗厲之氣不萌詩書禮樂之情日固而長吏之游其地者亦皆穆然於尊德重儒之不



可一日廢而務滋封殖之則所以助於學校之教豈  
微也哉遂為之記陷石壁間後復有修舊振敝者將  
有取於斯

嘉慶二十年夏五月余作此記秋七月復致書於  
總督桐城汪稼門尚書撫部蕭山王南陔侍郎八  
月撫部輒徧檄郡縣令各刊碑書院永遠禁止宦  
寓檄文并錄於左壽祺自記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  
王札其府其縣照得各屬書院原為陶鑄人材培  
育士林之地每年延師課講使之互相切劘以期  
丕振文風該府自當實心經理茲本部院訪聞近  
年來各屬書院竟有借為往來傳舍仕宦寄居不  
特非尊師重道之義且使各生童肄業靡安亦非  
所以興教勸學合行札飭札到該府立即遵照所  
轄書院務須延請名師認真訓迪不得借作寓宦  
之所以致多士曠功一面刊立石碑永遠嚴禁慎  
勿陽奉陰違有干未便仍將遵辦緣由具文報查

速速

清源書院祀產記

乙亥之夏余既與泉之鄉人士祀朱子及諸先儒於清源書院顏曰先覺祠僉思所以永俎豆者而謀未集其年秋八月巡撫蕭山王公慨然念尊師重儒興教勸學之義則檄郡縣所轄書院不得假為仕宦傳舍勒禁於碑而郡守天津徐使君適下車睹院宇續敞則慨然議修葺焉明年夏五月竟捐俸營之五旬而竣蓋清源自立祀位以來不數月而其地特肅不踰歲而其室畢新非賢大吏與賢有司之惓惓於尊道育材不及此而鬼神之神德感召如響使人信胥

之果不可以忽也於是同志咸相勸合二十餘人鳩  
金買市廛二區以其租息資祀事 文昌預焉歲董

以四人每二人司半歲而止以次周而復始其出納  
之數春秋之期具於簿有事乎此者兼以時稽眎黷  
舍牖闥器械卉木所以防毀傷規久也禮記曰凡  
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學釋奠於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 朱子而下皆泉之故也自今以往春  
秋釋奠其勿替乎記又曰禮也者設於地財順於鬼  
神夫因其財物以致其敬於鬼神而使民不苟則斯  
禮之所維繫也大矣作書院祀產記附書出費姓名

於後倣 孔廟禮器碑陰例云

重修泉州安平石佛寺碑記

佛法行乎中國而象設興焉然而鏤玉刻檀勒丹青飾瓔珞金姿寶相耗靡天下則不如因山攻石離生滅而示靈泯色空而現相足以歷劫不壞者也吾聞龍門之山夾伊水東西壁間鐫石為佛像無慮萬計往往後魏及唐所造而賓陽洞尤偉泉州石佛寺於龍門蓋百分之一耳然其示靈現相歷劫不壞則均也寺在郡之安平東南十里許岱山之陽宋嘉定間浮屠一卷睹石壁夜有神光異之募鑿三佛像高數仞因構寺焉元明屢興廢

國朝順治丙申海氛熾寺燼於兵燹而石像巋然獨  
存康熙丁丑庚子乾隆壬辰嘗三葺之踰四十餘年  
昔之丹刺輦飛今復為積垣敗宇矣嘉慶丙子天津  
徐使君來守茲郡感神跡之息游憫慧照之暫晦捐  
俸檀施倡修善願庀徒揆日民咸悅來使君為政善  
摘伏恤民隱有趙子都韓長公之風治泉十餘載泉  
人畏而愛之禮俗整齊海隅恬謐其於佛法辟猶仁  
舟之拯溺智炬之排昏也乃復酌遙源於法海耀慧  
日於康衢於以振積綱而維絕紐豈不偉哉既落成  
使君屬余言勒石因樂為之記



福州江南橋記代

福州之南臺跨江故有浮梁元大德間頭陀王法助  
易以石曰萬壽橋橋之南又有小橋亦曰中洲橋即  
八閩通志所謂江南橋是也乾隆十有六年郡人何  
氏兄弟脩之嘉慶己巳夏溪水驟至潮壅江漲雙橋  
中斷紳士庀工而治乙亥橋復圯於水余時宰閩邑  
假海防同知乃謀更造於衆屬鄉之脩雙橋者梁君  
濟川董其役君度地面勢於是載巨石數百艘毀者  
新之罅者葺之傾者正之陔者平之北岸起中洲鋪  
南訖觀音井鋪釀門九為滴八橋脩三十有五丈廣

一丈有四尺高二丈有四尺高加於舊址八之一雖  
遇水溢無患焉易危而安行者利之經始於是年冬  
十月明年秋九月竣糜金錢九千緡有奇皆施諸鄉  
之好義者橋成之二年乃記其事其捐貲姓氏附列  
於碑陰

福建布政使李君祠記

余讀漢史趙廣漢韓延壽蓋寬饒蕭望之王嘉諸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古賢不肖異趣如水炭不相入其勢固然乃若兩賢相遭而齟齬齟齬不至傾踣不止何與寬饒詆挫於有司望之讒搆於宦寺嘉見劾於馬宮夏侯勝諸儒卒皆抱忿自裁天下憐之至如長倩之劾趙韓抑又甚焉廣漢脅持丞相禍由自作延壽直因蘭陵忌害陷以罪法是豈容賢重能之道耶碩蕭王靈衰世故觸羅網趙韓蓋並值孝宣英主而同時殺三賢吏刑罰可謂中耶縣官不白其冤

吏民雖千萬人號泣守闕其能籲請於朝報事歿世  
此尤漢臣之不幸已今李使君忠清正直橫遭天枉  
賴

朝廷神聖遠照覆盆閩人義尚奉嘗不絕其情與蕭  
王同哀而其遇乃不啻過趙韓蓋等千萬也初閩中  
兩大府與使君皆從令長起躋高位督府錚錚疆介  
亦使君舉將也使君名頌出其右且骨鯁常廷爭督  
府行牘有所不可輒持不下必平反而後已以是  
數與督府忤會龍溪署令某不稱職使君為監司檄  
改教官使解印綬去令噤之因雜撫公私計帳為陋

規誣使君受贓上書訐之衆長吏督府不之察遂與  
撫府謀遽登白簡然猶與使君相慰藉久之

命下則使所屬吏叅鞠反覆駁摘數數連晝夜簿責  
吏迎風指輒摧辱使君故儒者素剛重名節位尊而  
兒凌年且老不勝憤激遂自經死嗟乎李將軍一武  
人耳尚恥對簿幕府自甘刎頸况使君乎春秋之義  
為賢者諱雖有一眚猶將覆蓋之不暇奈何讐貞良  
以逞讒慝失休休之度而坐隳天下之寶也哉然使  
君既死獄益急禾鋤而肉躡輟葛株蔓讞不可成疏

天子震怒

命二大臣往覆治當是時閩中人情

自凶上下同聲嗟悼奔走皇皇涕泣祭奠者踵接於  
僕君之門同寮以下相與賻其喪優恤其孤不顧忌  
上官黎庶相與悲憤謗讟累月不可止於是士民數  
百人候天使至遮道訟使君仁賢願共建遺愛祠以  
報惠政天使以情入告案覈所訐無左驗於是

制詔稱使君良吏清廉者再立黜大府重譴諸傾仄  
吏而雪使君之污嘉斯民直道之公獄竟伸而祠亦  
竟立嗟乎使君死誠過然非盛德有以不忘於人則  
鮑司隸舉幡太學之義安得見於身後非

聖天子明見萬里愛惜賢才則直不疑盜金之誣矣  
以辨而朱仲卿王稚子之廟食奚以遂邪此趙韓諸  
子之所飲恨於九泉而孝宣之所含垢於千載者也  
使君其足以不死矣祠在福州城南懷德坊其成也  
以嘉慶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始饗之日督撫以下畢  
臨祭鄉之人祇事不怠已屬余為之記其舍宇界址  
祀產條法及呈狀捐貲諸姓名則勒於他石使君嘉  
定人諱賡其字許齋第乾隆庚戌進上嘗從詹事錢  
曉徵先生問業湛深經術今於越有循績舉尤異故  
相韓城大興今兩廣總督儀真公咸重之

上親政初公卿密薦游擢守郡莅閩治如越不數年  
三遷至布政使駸駸昇節鉞矣惜不獲竟其用然而  
使君所伸固不以彼加此乃系以迎享送神之歌其  
詞曰

芳榭堂兮辛夷楣張雲幄兮山之陞靈下上兮薛峰  
垂夜月兮從文狸蕉黃兮荔丹雜蕙肴兮朝餐視我  
民兮依依薦薄醑兮涕潛靈之降兮醉醕魂翬翬兮  
嶺嶠博桑升暎兮九幽晝耀佑福兮海隅鳴金鼓兮  
簫竽尸祝兮世世靈來歸兮康娛



漳州四營改建火藥局碑記

代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簡稽軍實精且備而火器為用最重自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將軍礮攻堅陷銳所向無敵其後京師特設火器營八旗漢軍設鳥槍營礮營其製造之法大曰礮有神功神威子母諸名小曰鳥槍曰銃曰火輒火毬火箭弩箭噴筒其擊遠或鐵彈或鉛子均恃火藥以發高下有度輕重有等所及遠近有差工部設濯靈礮廠置石碾二百盤盤置藥三十觔為一臺以供軍需及操演直省各營則馬步兵水師莫不習火器為長技歲需火藥鉛彈皆

仰給公帑其收貯防護尤謹蓋其用之重故守之嚴若是也漳州四營火藥局故在芝山之右山洞頂百餘載於茲矣形法家言其傷地脈漳人病之案郡志郡之山自天寶來至望高山再起伏折而入郡治為芝山其左為日華峯山脉之要會也明季數遭毀鑿一陷於萬厓中奸民之掘塹再夷於崇禎間勢家之築館其既也塹填而亭興亭圯而局建識者以為大憾往太傅蔡文勤公議徙之未能也今鎮帥瑞安許公莅茲境威濟愛宣方面靜息戎政每暇尋覽郡志戚然有動於中會四營以局損敝請修築公乃慨

言曰局之違其地非所以奠土宜也損敞而莫為理  
益非所以慎軍實也其謀更移而新之便某時適來  
權兵備預公斯議樂與有成於是鄉士君子李廣州  
威以下二十餘人合詞以請達於布政司公牘駁覆  
再三而後定擇地於城西隅開元寺側磨房山之顛  
勢高以敞無湫墊之虞人煙之錯經始於嘉慶丙子  
冬十二月竣於丁丑春三月糜金錢二千緡有奇為  
室二十有四其外東向者門屋一兩塾之室四守兵  
所宿也南向者中左右三營庫局九營各三室也其  
西東向者城守營庫局五其鉛子礮位夥故室亦夥

也中庭西向者廳事一左右室二以其近城守局宜  
宿守兵也室于庫局者中廣丈七尺旁各廣丈四尺  
崇丈有六尺八寸深三丈室于門塾者中廣如庫局  
旁各廣丈二尺崇丈三尺深二丈五尺室於廳事者  
中廣丈三尺旁各廣丈崇如庫局深如門塾繚以周  
垣脩七十一丈五尺崇丈二尺相度陰陽規撫次第  
則皆稟於公而成者也是除戎鞬固軍儲復山形  
培地脈上以脩立經制下以恬安民物一舉而數善  
備微公主持之力不及此先是漳人買地及堙仙洞  
頂所費幾七百緡已而造新局恐不諳營制則以公

貳歸諸營公念鄉之工役繁卻之使備他用乃自捐俸為之而仍以出自鄉咨報漳人德之今公移鎮天津漳人攀轅截鐙而不可得留然公之功波於漳甚鉅漳之人稱誦弗衰願託貞石以昭公功於百世也其是以樂為之記是役奉檄監造者中軍遊擊蔡萬齡署中軍守備湯澄漳左營守備陳必陞右營守備王輝龍城守營守備蕭恭發董事者李廣州之子承豫督王者把總鄭炳文書吏陳舫吳聯捷皆與有勞例得附書

泉州東嶽李長者祠記

為人子孫者於其祖考詩書之澤樹木之栽猶將摩  
抄焉什襲焉愛護焉封殖焉雖閱世久遠而毋敢慢  
矧夫堂構垣墉之遺跡儼然容聲之見乎其位者乎  
明安溪藍湖李長者森布衣好施賙窮卹匱葺郡縣  
治堂黌宮造橋梁寺觀施及他郡塵芥累鉅萬金天  
順中應詔賑南畿米五千石輸邊粟三千石英廟旌  
其義又率鄉之義勇從剿沙尤寇以多授漳州九龍  
嶺巡檢頃之從本邑民請調源口攝永春德化安溪  
三縣事李氏祚胄蕃熾福基篤自長者於功德宜尸

祝勿絕長者故有祠縣郡東郊嶽祠則長者重建以祀嶽神而緇黃奉公與黃夫人像於左右二祠為檀越者也後裔即於是恭桑梓焉每歲正旦及八月二十五日長者之忌族人畢至修祀事雲仍之成進士者旗於階下扁於楣行役過者出反必告祠而拜祠以外為李氏山山之外界族葬盜葬內界者斷遷碑於嶽口祠丁守之迄於今不墜其累世修葺則自勝國以來衢州同知瀾雲南按察拭父子繼之太常卿懋檜繼之嘉興知府任亨平和教諭熹春父子繼之戶部郎中鳳鳴繼之國朝乾隆中禮部侍郎宗

文率五支繼之嘉慶中東旺鳩族繼之選拔貢生維  
迪繼之道光初鄉貢士志正鳩族又繼之夫是祠也  
非與夫宗廟室祔等也然其累數十世兢兢若是者  
何也庸非先人手足之所營魂魄之所睠有其舉之  
莫敢廢焉者哉余考李氏家譜湖與郡之祖祠往皆  
嘗遭兵燹再新惟嶽祠垂數百年無恙然則憑依神  
祇肸鬻德馨意必有景光傑赫霓風陟降之靈異百  
世而下仁孝之情洞洞屬屬如或見之不亦肅然增  
其嚴恪乎抑文貞公有言子孫於祖譬草木於山山  
之澤不涸故艸木不敝然益自栽植茂翳以蒙覆陰



潤山之澤其愈長是言也誠李氏子孫之鏡也豈惟  
兢兢一嶽祠哉貢士屬余文勒石因推述長者之積  
慶與後賢之勤謹為之記

黃石齋先生畫石記

米海岳硯山舊藏秀水朱文恪家朱茂暘聞德錄言其少子尚寶卿大定嘗出以贈石齋黃公公文恪門下士也以為先師所寶不敢受祇題斷句四章而去此幀公八分書自識云撫寶晉齋硯山圖法寫石齋齋中石蓋并海岳之石與圖目驗而得之也公生平喜畫松余嘗睹一卷天屈離竒集中畫天下七松之匹惜不可售今購得是石圖亦足以彷彿公之竒骨矣幀之左旁及右下方有蕉林書屋及棠邨審定印二是嘗為真定梁相國所蓄云

附硯山攷

米氏硯山者南唐故物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硯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陂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流轉數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米老歸丹陽也念將卜宅弗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竝江一古宅原作墓誤據避暑錄改暑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硯山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坵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硯山

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蔡條去米時未遠其言詳  
晰可信葉石林避暑錄所記與之合而輟畊錄載  
元章寶晉齋硯山圖記云此石久為吾齋硯山今  
被紹祖易去一入渠手不得再見紹彭公真忍人  
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尤復  
不泯矣米之自記又何以指蘇為薛耶按鐵圍山  
叢談云東坡公亦曾作一硯山米老則有二其一  
曰芙蓉者頗崛竒後上亦自為二硯山咸視江南  
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硯  
閣得盡見之然則米易於蘇者固三十六峯竒勝

而易於薛者即其一之芙蓉峯耶輟畊錄又云嘉興吳仲圭為余作圖錢唐吳孟思書文所書者即元章記是硯山圖元章與仲圭亦有二本也不知二圖同耶異耶不可得而稽也癸辛雜識及秋宜集歸田集云硯山後入宣和御府宋季歸天台戴運使覺民又歸太乙崇福宮張真人真人本戴氏子也王文簡居易錄及帶經堂詩話云硯山上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舊在新安許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余康熙戊辰從文恪曾孫檢討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後二

年復入都則又為崑山徐尚書購去矣文簡為檢  
討作長句又題絕句檢討亦有寶晉齋硯山聯句  
咸見本集是此石藏朱氏四世矣然未知即南唐  
故物耶抑米氏之芙蓉峰耶避暑錄言元章刻硯  
山下述所由來甚詳而王朱題詠皆不之及則文  
穆文恪所藏漁洋竹垞所見殆非三十奇峯之硯  
山也崑山之後恨末由尋其蹤跡耳

重脩福州東臺山忠惠侯廟碑記

福州城西有里曰元市有山曰東臺俗所謂鳳凰山也山之神禦災捍患禱雨叩晴功德被一方自五代閩建廟號安俗侯宋嘉定二年漕臣李浹以帥臣黃度所上神之靈響聞於朝賜額忠惠郡人林岳紀於石甚備民敬事之迄今固替有祀田以供奉嘗俗號其神曰將軍因以號其山曰將軍山然不知神之故封固侯也

今上建元之初懷柔百神無文咸秩天下所在壇祠明德薦馨固不降福二年鄉之父老葺新斯廟乃謁縣請

遣官春秋祭縣達之郡郡達之監司監司達之大府  
大府咨之禮部既而奉

命以春仲遣官列於祀典神之功德果百世不泯也  
既落成父老請余文之碑於是乎書



重脩建陽考亭朱子祠記代董尚書制府

古之好德也苟為其杓之人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况桑梓之所敬恭者乎古之興教也千里一聖百里一賢猶或聞風而思其人或奔走而薰其德而况神明之所陟降者乎文公朱子之教被于海內六百有餘歲於今矣海內之祠祀之者莫不家喻而人曉庸獨私於閩哉然朱子生於閩而建陽者卜室於是講學於是窆葬於是裔胄聚族亦於是則茲鄉之祠視它郡倍親而加謹也固宜案建陽考亭書院始自宋理宗命建以俎豆朱子本紹熙三年朱子

舊構祀孔聖及四子圖宋十賢像者也閱代既久數  
葺數摧國朝康熙五十五年巡撫雷陽陳公疏請  
官捐重建今且百年完者復敗官斯土者未暇以謀  
上元葉健菴頃以巡道至謁祠下睹傾剝狀愀然傷  
之乃屬縣令估工詳請興脩于余余亟許之健菴復  
親往相度改殿廡前之道原堂為滄洲寒泉兩精舍  
舍各三楹東西向取朱子設教故名也堂去而甬道  
袤深則於中庭左右建碑亭二宏規制也其工費資  
於闔省道府州縣按廉俸分之得銀若干兩遴建寧  
司獄蔣恩培專司出納延武舉人蕭鉞候選訓導守

文光董其程經始於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六日明年三  
月十有八日竣請余紀之余維朱子始仕同安則祠  
故相蘇魏公知南康寧則祠周程二先生及陶靖節  
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建白鹿洞書院知潭州  
安撫湖南則建嶺麓書院蓋平生之拳拳於前喆之  
師講業之會如此今雖風流不可即而其道百世彌  
光猶一日也健菴之先味道先生受學於朱子之門  
健菴復得遊朱子之鄉脩復祠宇以寫其仰止高山  
之思其事豈偶然哉抑余重有慨者近今學者治經  
多尊漢而卑宋右鄭而左朱君子或病之不知此好

古之士尊其所聞未可為病也若夫口仁義而心穿  
窬辭儻胖而行儀衍生於心害於政雖日誦朱子之言  
奚益此余之所甚病也聞之學者咸服其鄉先賢之書  
矣所患者解經鮮敢畔紫陽而行已或不盡宗徽罔  
其弊也少陵長智欺拙貪毀廉狂非猶詐訐信薄悖  
忠枉惡直衷醜正端起於市井而毒中於士夫余忝  
負保釐之重寄思有所風示以董正之而未得其竅健  
菴乃能先獲我心條理井井於以扶正道而返闕學  
之舊不難矣今健菴方晉屏藩日膺朝廷寵眷奉  
朱子之學而措之天下其功豈有艾哉余嘉健菴之

勤於好德而興教以帥其衆以為後之官斯土者守  
而勿失焉可也

重脩建陽朱子墓記

代

朱子自厥祖承事公南遷兩世墳墓皆在閩而文公於宋慶元五年庚申冬十一月壬申寔建陽唐石里之大林谷今所謂嘉禾里九峯山之麓是也文公卒後代加褒贈尊崇祠宇滿天下而瑩地漸摧饗堂久廢碑仆壙圯雖朱氏宗族之任抑亦守土者之責也藩伯健菴葉君分巡是地席未煖議修考亭祠則欲並墓葺之而患工費之難也署麻沙縣丞何嵩聞之歸以告其里人則或捐田畝或助材木或醵金錢得番鏹二千九百餘圓而傳文章之母七十邨嫗

撫孤二十餘年家非素封願捐貲居五之一好善尤篤云於是林墓饗堂悉庀坊表更新視舊制加宏整焉復建九峯書院以教闔鄉弟子買膳田若干以其租供膏火及林墓歲脩祭掃之需俾書院司事與守墓賢裔送理之始於己卯五月以庚辰二月竣君子謂是役也義余聞嘉禾每歲輸賦先諸鄉無一人抗逋者風俗之美鍾於里閭固已異矣乃如脩墓一事雖婦人女子咸知感慕非先賢之教深入人心何以至今不泯也世有拜董傅之龍讀峴山之碑者是亦可以興感也夫肩是役者候選訓導梁楫貢生蕭金

林邦燮襄貳者又有生貞傅德音龔正南梁藻監生  
饒成章鄧振縉吳光喬鄧文瑛耆民蕭旭節毋傅饒  
氏例得附書



重脩仙游金石書院記

仙游置縣肇唐天寶科第始於陳秘書垂文學始於  
鄭常侍良士父子名臣始於蔡端明襄端明再知福  
州以經術教人禮遇陳古靈鄭閔中等以風勸生徒  
古靈之壻傅少師揖從古靈游古靈稱之曰元通金  
石人也故後人謚其讀書之山曰金石今之金石書  
院其址也案省志縣故有書院曰養心在縣北神福  
觀側曰朝天在中岳街曰崇正在縣城外南三里曰  
會心在塔斗山曰樂育在善化里然不久俱廢獨金  
石書院自乾隆十四年令陳興祚酌糶常平義穀以

其賞建講堂及左右齋具東脩廩餼閱今七十有餘載然出納頗詘久而益懈棟宇稍敝有司莫能興道光元年金匱杜侯釋褐抵閩奉檄權是邑潔已愛民政平訟理甫下車以為化民成俗莫先教學先教學非廊黌舍厚養士不可於是捐廉俸為倡勸施於境內得番鏹八千七百餘圓易錢五百二十萬繕權子毋賞諸生之課試高等者厚資鄉會試之儉於行者給院宇之有事歲脩者其餘財以買地建門廡前講堂左麗澤堂且葺舊之朱子祠嘉蔭堂文奎閣新之用所不足追征常平通穀以充之凡始事遠竣余弟

子王生捷南實左右之杜侯念群力經營之不易也  
復慮久遠而弛於人事也乃與邑人士規畫其周錄  
文簿上之諸長吏勒之碑以垂罔替侯之為此可謂  
勤矣於乎世之膺民社者視庠序為弁髦師儒為疣  
贅樵臬比者視精廬為傳舍鼓篋為芻狗故負笈之  
徒鉅達城闕橫經之地鞠為園蔬如是而求興賢育  
德之方焉可得也侯拳拳於教學不以遲速為一切  
之政毋亦思昔者蔡端明之所以教人禮士而慨然  
踵而行之乎邑人士咸求無負乎侯之德毋亦聞陳  
秘書鄭常侍傅少師等之所以教學力行而皇然奮

乎百世之下豈特勉為一國之善士而已哉侯以書  
來請記余心儀侯之善政謂可傳於永世也於是乎  
書

福州鳳池書院碑記代

古者天子大學有四小學亦四大學在國四小在郊  
六鄉六遂亦皆有學諸侯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周禮言鄉大夫黨正州長之教尚書傳言  
父師少師左右塾之典明堂位言魯有米廩序瞽宗  
頴宮之式蓋邦國之設學廣矣後世由宋以來天下  
兼設書院以輔學校

清興揆文暨聲教遠躋前代海內郡縣學校外靡不  
各設書院多者省治或並建數區焉閩之福州自順  
治初復於奉天何布政中魁者曰共學書院康熙初

建於儀封張尚書伯行者曰鼇峯書院乾隆初建於  
安居王侍郎恕者曰考志書院建於吳運使謙誌者  
曰道山書院已而改曰嵩山書院然獨鼇峰至今存  
其禮士自張清恪而下陳清端潘敏惠陳文恭徐兩  
松皆賢大吏其主講自蔡文勤而下林青圃通政魯  
秋塈吉士洪艮堂檢討沈樹園御史朱梅厓教授張  
惕菴縣尹孟瓶菴郎中鄭蘇年進士皆名師故百有餘  
年人才最盛嘉慶二十有一年總督桐城汪稼門將  
去職取閩海關及鹽法道例輸土貢餘銀積六千五  
百餘兩以其半建聖功書院於東街文昌祠之西偏

命訓導劉照等董其役以其半籌息備餐錢然專課  
童子意稍隘且絀於費閱五稔未及延師而罷

今上建元都轉南海吳君至則慨然謀施舉捐廉俸  
鳩公財得緡錢八百萬有奇束脩廩餼之資具增建  
學舍數十區並處生童之肄業者余因其地易其名  
曰鳳池既落成吳君請余記之夫閩之文學肇於唐  
林夢復其後大儒輩出道德功業炳煥百世迄於今  
名位不衰福州尤甲他郡然曩者張清恪與蔡文勤  
諸公所以教士之規猶有存焉否乎士之負笈橫經  
者猶能服禮樂詩書之澤而不失焉否乎昔李文貞

公之荅陳清端也言其鄉自蔡虛齋諸先生後實學  
衰歇至明季而大敝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  
無望復古矣若徒課文詩為制舉之羔雁而已雖  
使科名盛於吳越恐非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  
此可謂知本務矣張清恪與蔡文勤書頗憲蓬莠嘉  
禾雜產自言其剏鼇峯以習舉業者歸之共學書院  
欲稍區別以激其向道之心文勤與巡撫覺羅滿公  
書亦欲以觀風所得之士未深悉其素者且進之共  
學中然後超而選之鼇峯微示鼓勵二公之意義矣  
然而未盡善也鼇峯課試卒不能廢舉業則兩書院



何庸沾沾盡哇嗔乎夫尚經行辨義利講學之與舉業道豈有二哉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慎擇其始而成其終則天下無棄材矣若不求所以興教之本意而徒岐而視之則方其從事乎彼已有輕師長而卑士之思教曷由成且吾未見浮華綠飾者出乎彼之必不入乎此也今吳君汲汲為此豈非欲成德達材博之於董勸之塗而專之於進修之域哉禮記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言取人之慎也克命曰惟斲學半言師道之尊也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習業之專也余以為有造士之責者

當嚴甄綜必拔其尤毋或如蘭臺漆經俾可貨改也  
當峻門牆接人以義毋或如洛中公卿之不察晉文  
經王子艾也又當崇體貌待士以誠毋或如馬子張  
之於楊政馬季長之於高彪也為儒者當以道自處  
毋或如平津侯之曲學阿世漢博士之倚席不講也  
又當以道誨人毋或如張吾貴之好為詭說劉歆之  
之影質生徒也為士者當敦學善道毋或如謝甄之  
細行不拘王柔之違方改務也當取友輔仁毋或如  
甘陵之構朋黨鴻都之引浮競也操斯以往庶幾民  
皆鄉方隆禮可以復古庠序之法攷其德行察其道

藝書具賢能孝弟敬敏睦婣任卹有學乎若夫五教  
之目為學之序篤行之要則白鹿洞規備矣苟守而  
勿替未有不日起而有功者也後之莅斯土者咸志  
吳君之志循而持之恢而擴之以視張清恪蔡文勤  
數君子何多讓焉吳君躋余言遂書之以為是記其  
財產出納及諸生額課之條別刻於碑陰

鼇峯里宅記

福州之城東南倚九仙山山之峻鼇峯最秀特負山而宅者無慮千家而閩縣左三坊專受鼇峯名自宋迄明世多名流居之黃勉齋先生鼇峯精舍相傳在是坊先生與鄭成叔書云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棲宿得法雲寺僧寮數間葺治居之李燔鼇峯勉齋祠記曰公卒學徒追慕即其講道著書之地曰嘉福寺之後築屋肖像以嚴崇奉按今大士殿即嘉福故墟其西白雲寺即古法雲近燬於火鼇峯在其東若肩額然故梁文靖三山志以鼇峯隸嘉福院而李宏齋以

勉齋祠屋繫之鼇峯由此言之勉齋精舍雖非是坊  
然舍鼇峯而奚屬也元貢師泰勉齋書院記謂郡士  
以太平公輔里故宅為學宮堂後疊石山曰小鼇峯  
以不忘讀書精舍之名則太平里乃規撫法雲嘉福  
之舊明矣今書院崇正講堂面鼇峯而瞰勉齋祠屋  
故址想像講道著書之跡猶着曠間雖謂先生舊廬  
在是焉可也明鄭少谷吏部徙居鼇峯北築遲清亭  
山居雜咏云買山水部巷又云茅亭覆石上友人陳  
惕園以為今街南井弄東靈氏山亭殆其址余以水  
部巷之言攷之遲清亭蓋今坊尾近水部門數十武

詹氏園是也里中陳氏出義溪衣冠甲族見傅丁戊  
詩與徐興公文自永樂間侍讀叔剛弟御史叔紹迄  
子布政使燁孫巡撫達布政使暹按察副使墀曹孫  
同知朝錠一門多清節十餘世科第不絕二孺著存  
堂在街北委巷中 國初高雲客居之今暢園及許  
氏宅是也大義坊之水明樓乃二孺後所徙耳邵巡  
撫鷺洲宅即今書院地所謂冶園水心亭者書院之  
鑑亭也陳邵二宅隔巷巷西為資福尼庵其始周推  
官之夔宅也 清嘉慶十年買附書院為學舍道光  
三年改建考棚前兩區南北洞達可坐四百人後一

堂二室課試點名所也鄭少叅述子孫居是坊三百  
年其曾孫太僕逢蘭抗賊死謚忠愍其家東西二宅  
有天開圖畫樓故址在坊南巷西一廢園曩為王教  
授陽開宅今屬薩貢士察倫西宅之左則二徐紅雨  
樓址也今屬故貢士楊日光宅又左隔巷大宅面書  
院鑑亭南牆者陳殿元謹故第也鄭氏廢園之西由  
榕徑下達古仙跡坊今為觀菴有尼菴興公昆弟綠  
玉齋址也幔亭自為記言其家九仙山之麓寢室後  
有樓三楹顏曰紅雨樓之南有園半畝中有小阜構  
齋於山之坪由園入齋石磴數十級列種筠竹曹能

始尚書捐貲為興公構危樓藏書題曰宛羽取宛委羽陵之義見興公答陳宗九書及尚書詩集然則紅雨樓在坊之街南綠玉齋宛羽樓又在其南屬觀巷無疑也近之志書院者謂興公齋樓並在學舍中蓋緣鼇峯仙跡二坊皆有尼菴遂誤以街南為街北此與其以勉齋友鄭成叔為成公肅指城門山鼇頂峯之侍郎鄭湜宅在書院東者不均巨繆耶少谷居鼇峯也傅丁戊高宗呂諸君從之踰鼇峯十子及二徐二孺與曹謝再結詩社於此先後文采相照耀而耆舊世德又皆能繩繩緝緝以無隕家聲能始尚書誌



鄭圭甫父墓言每過鼇峯坊必式之興公墓金重建是坊題署歷代科名賢俊之盛他里豈有及者惕園高祖叔舉偕兄偶菴奉親避囂于山西白雲寺孫君實許天玉甌香高雲客時從游詠蹕平遠臺詩社雍正乾隆間林松址藍公漪郭約園藥邨何北海李鹿山諸老再修社事亦有平遠臺派之目蓋自少谷二徐以來風雅屢興前結流風餘韻動人嘆慕何減北郭南園也我生之後流芳銷歇比益衰墜無餘矣然自康熙四十八年儀封張清恪巡撫是邦敍立書院十郡人材薈萃其中道德文章之傑肩踵相望則所

以收山川之靈淑者又不獨區區閭鄙而已前賢之  
遺澤遠矣哉自茲以往苟得英絕領袞使文獻特以  
有所寄庶幾哉復見往時盛事乎

重修鼇峰書院並建考棚記

鼇峰書院創於康熙己丑儀封張清恪公迄今百二十年續而經營者屢矣道光二年上元葉健菴侍郎來睹垣宇稍損且念課試之地渙而不萃宜葺而恢之乃屬監司令職貢林兆琛董其役建考棚於張公祠之西偏十數楹前以坐諸生可四百人試日雖居學舍者皆入焉後為點名聽事其餘堂室樓墻悉治凡土木石甃髹漆之屬糜白金千有一百七十兩糧儲道所存書院生息餘資也不足者兆琛稍補苴之三月而竣於是考校有所出入有閑進退有序翕然

更舊轍而除懈弛矣侍郎未及落成遽去位卒後入  
祀陝西名宦祠其撫閩日淺士之被容接也寡然是  
後深有禪於規制有舉其廢不可無述也踰五年兆  
琛之子礪石以竢屬余記之因書大略俾後之人得  
考興造所自云

鳳池書院吳公畫像記

鳳池書院畫像者藩伯南海吳公前筦禹英留以遺邦人士者也公始莅閩二年增學舍設廩餼置經籍凡籌緡錢八百萬付鹺商權子母以充經費未幾公擢按察使尋調浙江諸生思其德將為之設像立生祠公固拒之乃留是圖而去察公興學之功豈以是釣衆譽哉然邦人士區區之心望公如歲願見顏色惡能一日自已也先是嘉慶二十一年總督桐城汪尚書將去職存海關及鹽庫助貢銀六千五百餘兩今金匱孫宮保時為都轉言於尚書請以建書院尚

書從之始剏棟宇而膏火餐錢無所出久未延師及公之來遂集厥成其勤懇懇所以扶樹孤寒之意深且篤如此越四年公以藩伯再至課士之日賦二詩於圖識之而是圖先已裝潢成軸和者亦哀然盈卷矣夫人情喜愛所至語言不足以盡興感然後假之詠歌詠歌不足以盡慕思然後假之圖繪昔太邱寫形於豫州清河畫像於浚儀皆所以睎仁賢而睹善政而若文翁禮殿之圖聖賢七十弟子王維之圖伏生授經尤學校生徒所為維繫弗衰千載而下猶將納於畏壘俎豆之義而況色笑之相親炙者乎今

公之於閩人飲食而教誨之閩人之於公瞻依而蹈舞之其意豈異於古也抑公且夕擁節旄躋台鼎勲業爛然勤施四方吾知其精神之所特注未嘗一日不在榕山荔水之間也遂記其繇俾是圖傳諸百世與公興學之功偕不朽云

榕園脩禊圖記

古者牧長之官皆有師儒之任故周禮鄉大夫州長  
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書其德行道藝及賓賢習射  
正齒位咸屬民飲酒於庠序後鄭注禮記謂鄉大夫  
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或疑於經無文然鄉大夫既  
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射必有  
飲是即所謂飲國中賢者矣設主賓介遵以接仁義  
致尊讓絜敬以遂節文王畿侯國莫不皆然此三代  
盛時所以化民成俗必由是道也思思郡治東故有  
陽明書院以祀新建王文成公明萬秣間守侯國治



改建儒學遷書院於郡治西久之圯廢道光六年侯  
官李侯蘭卿由中祕出守是郡二載百廢具舉視鄉  
校尤亟以陽明遺愛在人閱其良法之將墜也訪得  
郡治南榕園故址其地雙江匯流千巖列幃風氣萃  
聚於興學宜乃捐廉俸率十二土司納賓錢助之重  
建書院仍其舊名分十齋十六軒設課程以教諸生  
置樓儲經籍置田資膏火輒親臨考校與之講畫嘗  
以三月三日大集賓僚生徒釋菜於斯因脩禊事政  
以禮成斌斌乎有幽人躋堂魯人在泮飲酒之遺風  
焉思思處邕管之間於唐為羈縻州宋以來入版圖

興文講學則自明新建始然鼓篋之徒猶未盛也侯  
踵而修明之堂宇落成歲陰在亥上距新建至郡之  
時三百年支干適合侯亦自喜以為時數之曠世而  
若有待也侯既移治宅郡而心常不忘榕園及以憂  
歸里猶蹉蹉懷之蓋侯於是邦興文勸學經營不遺  
餘力實欲追前賢為百年樹人之計且推本於國  
家休養生息漸摩暨訖之久且宏大而感鄉人相親  
相信之意於不衰也然豈知窮壤遐陬人情樸厚好  
善勝於中土其望蕪葭而思周禮瞻棗竹而頌君子  
視侯之蹉蹉榕園殆相倍蓰者哉侯將還 朝屬題

是圖又出示所著粵西文稿及自治官書歎侯之苦  
心措注能本經義為吏治超越尋常千百因樂為之  
記而於韓詩及東哲所言脩禊故事皆略而弗道而  
歸之教學傳於鄉飲酒之義以侯之本旨非徒多視  
聽之娛也圖為古零土司覃昌裕作僻陋在夷而穴  
采可觀亦足徵人才不擇地而生司教者不可以或  
忽也

禱風伯文

余既選人生之至艱兮，傾乾蔭乎屯辰。痛飯舍之弗獲，臨兮星奔萬里。以旣旣雖九死，其猶莫贖兮。塊何有乎蟻身，挈弱小之纍纍兮。似失途之麇麇，柁靜海之運河兮。淒宵雨以達晨，怒颿砰以擊浪兮。舟維伏於水濱，艣鴉軋而如泣兮。舷悽鳴而若呻，路漫漫其脩遠兮。焉奮飛而逡巡，思輕輻之旅殞兮。馳執紼而何旬，緬北堂之慘慟兮。有倚閭之哀親，鶴鴒在原而殷瘼兮。鴟梟在室，以昭瞋喪禮懸而未舉兮。跂游子之來，蘇明將奉乎尸。饗兮幽尚妥乎窀，窆悲門戶之

艱旣今久不如死之生民魂每夜而返廬兮虛壁立  
而無隣經鬢紛其盈室兮歟敢黯其薦新殷哭聲之  
震魄兮醒涕泗之霑巾將百舍而重繭兮羌橫阻此  
川津朝發夕歸其已晚兮胡重困之以遭迕余固知  
罹罪罟之鞠凶兮宜桎械於蒼皇愴亡靈之窮阨兮  
憂慈母之苦辛懸萬鈞於一髮兮續夕拚於朝神赴  
湯火而徃拯兮緩須臾而孰振庶風波之無恙兮助  
南鳥之跋跋嗚乎皇天至仁兮墮下土臣風伯之神  
子哀茲棘人

為張撫部禱開元寺三寶佛文

惟大寶輪覆四禪天惟大寶刹屹岐海壩棟宇自梁  
迢迢千年自我順治再更栴杓雲慈露甘是開福田  
久而弗蕝風搖電穿如何不戒鬱攸從焉龍華小劫  
寶地飛煙誰歟守土招茲盭區旱既太甚靡神不蠲  
烈暘所曝豈傲余悛叢過在躬焉護法蓮莊嚴三寶  
鼎峙歸然入火不藝慧日高懸豈其為身而廢慈船  
瀝肝敷腹稽首佛前誓新紺宇丹黝糧椽為民請命  
疚懷自捐拔茲火宅旋坤轉乾法海之源可游可沿  
大慈大悲庶其矜旃油油滲漉雨我大千衆生涕淚

灌波成川甌東冶南沙界同湔佛心則悅焦槁乃痊  
嗚乎帝釋鑿余憂煎

祈雨泉州城隍文

噫嘻乎憊哉泉民之病歲也自寒而徂暑春既墮雪  
殺麥夏又比月不雨菽則死矣禾則毀矣萬人悲號  
以仰訴上始鎮郡下逮童豎奔走方社靡神不舉蘊  
隆蟲蟲迺不可沮民益惴惴不知其故嗚乎豈身修  
之不慎力作之不勤訟爭之不靖鬪鬪之不馴以召  
天怒故天降之譴憯莫聽許嗟民之首與有媢侮兢  
兢訟讐昌慙昌懼維桑與梓若痛在脅憂心如焚求  
籲無所嗚乎惟天好生惟神作輔寬彼罰懲哀此疾  
苦沛然四郊活億千男女嗚乎今民其曷敢不洗心



澡身以敬答天祐謹疏

卷八

三三

朱梅崖先生畫像贊

松谷之陰樞園之曲水流花開空山自綠空山何有  
有鶴有梅樹疎雲合情往興來霜高影瘦雪澹香幽  
君於其間披鶴氅裘晚照斷橋荒江孤槳君於其間  
作清淨想君之文章步武先民高揖孫李俯瞰晁秦  
味道能腴睥面盎背古心自鞭飄然襟帶明月前身  
夙根不壞與梅俱清與鶴俱邁

謝退谷先生畫像贊

淵然其神窅然其目闇然其容蕭然其服自縛一冠  
非籐非竹日手一編無寒無燠欽歆骨相胡不染彩  
凌煙嶽嶽風神胡不校書天祿涵氣於靜而厭時趨  
味道之腴而啗食肉惟其有得於中故能遍種杞枏  
而甘餐首偕節概勁於矢弦治術掾乎鞭扑此鬻序  
之干城而荒年之菽粟宜其俎豆鄉閭如庚桑之尸  
祝

趙邃樓尚書靜坐澄心圖贊

乾闢坤闔至神無言靜專靜翕造化之原人生而靜  
曰惟天性感物而動乃判狂聖往來憧憧斯不得正  
物物交引實爲心病何以澄之主靜立極洗心退藏  
乃見天則太虛同體雲散雲生如鑑之徹如水之清  
物來畢照奚損靈瑩勿忘勿助不將不迎我息我心  
心愈不息神馬尻輪一瞬八極其走不脛其飛無翼  
繭絲自縛蓬茅遂塞是謂糾紛濤翻波側中流遇風  
歸舟安即我息我心乃逃虛風旛塔輪說法三車  
其視冥冥其寐遽遽四大非有五蘊皆無是謂寂滅

河絕漂枯原田失漑嘉穀安敷緬惟哲人羅李相放  
靜坐而觀未發氣象邈自程門常惺惺法有本之學  
深造浹洽流以源潔靜爲動基典型雖邈遺風可師  
於維我公文武爲綱靈臺浩浩豈圖能詳淵氷兢惕  
意城內防空潭不風明月自光旣非坐忘亦匪禪悟  
斂之益深推而餘裕有事順應無事退省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良象其背復來見心淵然默契也天古今